

石板宅日思录

凸凹 著



石板宅日思录

凸凹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石板宅日思录 / 凸凹著. —北京: 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3. 9

ISBN 978 - 7 - 5068 - 3718 - 7

I. ①石… II. ①凸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08069 号

石板宅日思录

凸凹 著

责任编辑	宋 然
责任印制	孙马飞 张智勇
封面设计	上智博文
出版发行	中国书籍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(邮编: 100073)
电 话	(010) 52257143 (总编室) (010) 52257153 (发行部)
电子邮箱	yywhbjb@126.com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盛天行健艺术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字 数	448 千字
印 张	19
版 次	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068 - 3718 - 7
定 价	5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自序

我有记日记的习惯，但没有连续记日记的耐心。因为，现实生活往往无趣，连续的日记就更无趣。

我最初的日记，是写于上农业院校蔬菜专业的时候，时间是1982—1983年期间。那时到丰台区一个叫小井的村庄实习，插棚、锄耨、间苗、定植、施肥、放风、覆盖、杀虫、催熟、采摘，都是农技的动作，纷繁易忘，故记在纸上。那类似日志，为的是实习结束后，能有依据地写实习报告。

后来有了恋爱，为了记录情事，也日日写下。写时兴奋，一如亲吻抚摸之后的余绪，满纸活色生香。但多少有些肉麻，而肉麻不是有趣，鲁迅在他的檄文中有激烈的论述，就更打消了公然展示的勇气。况且，私情暧昧，容易诱发别人的兴味，为了不让他人得到窥淫之乐，也死活不对外公开。暗光之下，自己独自摩挲，可唤回美好记忆，让自己往年轻里活就是了。

再后来有了写作生活，日记就如影随形地写来，虽时断时续，但终究是写。

我不喜欢那种流水账式的日记，虽然鲁迅是这种日记的大师。他有资格，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，是国宝级人物。他的琐碎记事，也有文献价值；研究者也可以从那里进行考据，端稳手中的饭碗。但我终究没耐心读完，即便他很伟大，也是随便翻翻而已。

我觉得，日常生活太平凡，都是庸常琐碎之事，可记录者不多。或可以说，日常生活是一盘散沙，沙上不长禾苗，更不长嘉木，几无示人秀色。但却偶有金屑，被掩埋其中。所谓日记，就是沙里淘金的努力，在无价值处提炼出价值，在无意义处升华出意义。记日记的企图，其实就是抵抗健忘和过分的凡俗，在“超越”的层面上有所作为，让人的生物存在，有灵魂的点点闪光。

所以，我的日记，不是俗生活的原生态记述，而是灵魂登场时的掠影，为的是把那些稍瞬即逝的片段定格，裨益于今后的生活。通俗地说，我的日记所记，是：记读、记思、记情、记趣、记悟、记痕。其中的记痕，可以是游踪，也可以是心路历程。

记得2006年在《广州文艺》上第一次发表日记时，曾写过一节“小引”，特移录过来，可鉴心迹——

因为是业余的写作者，职业时光中的物事大多与文学无关，辑录之时便略去了；所以，所呈现的，虽说是原生态的日记，本质上不过是一种文学的札记而已。所不同的是，“文学札记”，是一种有意的创作；这里的文字是率性而为，与雅驯及谨严远些。

自序

也就是说，我的日记，少职业行为的记录，是多与文学生涯和精神生活有关的存载。可谓不事雕琢、不求周正的文学札记。是读书的笔记，是自由的思考，是情感的发泄，是趣味的呈现，是顿悟的捕捉，是心象的袒露。可以自娱，也可以示人，思想含量、情感温度、人文品质都是有的。

有心者读之，会跟我一起上路——喜所喜，悲所悲，思所思，悟所悟——感同身受，一路会心，不虚此行。会感到，我是难得的一个性情中的朋友，有情有义、有声有色、有趣有味、有胆有识，相见恨晚，珍惜到永远。

之所以把这册日记冠名为《石板宅日思录》，是因为我出生在京西一个叫石板房的小山村，从文之后，为不忘来路，本分做人为文，便把自己的书斋定名为“石板宅”。书中文字，乃日有所思，宅之所录也。

最后要说明的是，之所以交王平兄在他主政的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，一是有开放的散文观念，对新散文写作有助推之功，二是作为著名出版家，他有品牌意识，书出得精美，让写作者有尊贵感觉。

是为序。

2013年4月6日初拟，7月1日改定于北京石板宅

目 录

2006 年 4 月	1
2012 年 11 月	23
2012 年 12 月	65
2013 年 2 月	161
2013 年 3 月	247
2013 年 4 月	317
2013 年 5 月	383
2013 年 6 月	463
2013 年 7 月	557

2006 年 4 月

4 月 1 日（星期六），天阴

天阴，北风尖冷，不宜出户，便翻检旧笈。

翻到日本中国民俗学者三谷孝的一封来函，被精美的信封吸引，便展读。

来函的日期是 1995 年 10 月 16 日，距今十年有余，然三谷孝的音容还是蹁然浮现——窄脸，细眼，长发，白面，汉语流利，礼数周全。那时，我在区政协文史办主持《房山文史选辑》的编务，被人误以为对京西民俗有研究，三谷孝一行于是年仲夏来华考察时，我便被北京市有关部门指定为接待专家之一。座谈时，我夸夸其谈，三谷孝认真地记录，有谦恭相。之后，他向我提问，态度依旧谦恭，但问题提得有些冷僻，我有些难以应付，语词含混，冷汗暗沁。始觉得，谦恭之下，必有机锋，不可小觑。他似有所察，点到为止，微笑着谢过，不再追问。虽未漏败

石板宅日思录

象，但内心惭愧，既愧己，又怨人——怨他太熟悉中国民情，问得过于“内行”。在《而已集》里，鲁迅有一篇《小杂感》，云：“与名流学者谈，对于他之所讲，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。太不懂被看轻，太懂了被厌恶。偶有不懂之处，彼此最为合宜。”以此衡之，我犯了双重的忌讳——自己本是外行，却装得“太懂”；人家本是素有研究的学者，却仅仅被看作是“外国人”。

没想到，三个月之后，他给我写了一封致谢函，感谢我对他研究的帮助。信中还有一句感慨：中国农村进步的样相，令人敬佩。我对他所用的“样相”一词，颇感兴趣，觉得别致、生动，既有现场感，又有想象的空间。比之“面貌”、“状况”、“情景”，更具汉语的韵味和魅力。后来，我写作时，在多处使用了这个词，并得意于它给文句所附加的“厚味”。但不幸的是，在发表时编辑们都给改成了像“面貌”、“状况”、“情景”等通常的用法，让我哭笑不得。

但我是固执的，在编自己的文集时又都改了过来。别人剥夺你的兴趣是没办法的事，但“私下里”的自我满足，也是很有意思的。

4月2日补记：南方作家盛可以也有同好，她喜用“样貌”，与“样相”类之。

4月2日（星期日），依旧阴

上月的最后一天写了一篇散文，题为《细香》，上午作了半日的修改。改后复读，颇自得。觉得自己的文章是人生的体验、独立的思考和书香的涵养三者融会的产物，情感、识见和文采都

2006年4月

是有的，在所谓的“新散文”的冲击面前，是无须自惭的。

孙犁发表文章历来不挑剔报刊，只要是能够迅速发表，就很知足了。他的写作同化着生活的充实和生命的快乐，而与身外的名利无关。《人民文学》向他约稿，他寄了一篇短文过去。但听说三几个月后才能刊出，便又急切地要了回来，放在《天津日报》文艺周刊上发表了。他说：本来就是一篇短文，只是为了享受一下发表的快乐，经历数月的等待之后，即便是名刊发表，也没有丝毫的快感了，不值得。所以，他晚年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在《天津日报》上发表（还有《羊城晚报》、《今晚报》）。但是，这并没妨碍文章的影响，依然是脍炙人口，在时间深处发出耀眼的光芒。

受孙犁的影响，我也是不在意发表的报刊的。《细香》改定后，我毫不犹豫地在网上发给了《中华读书报》的舒晋瑜。因为舒晋瑜对我的文字有很深的理解，始终抱着欣赏的态度，给她的文章，一般都能迅速发表。这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，好像笔底之下有写不完的东西（从元旦到现在，仅三月余，居然写出了十五六篇作品）。文章发表之后，居然有大部分被一些有名的选刊选载，这虽然不值得炫耀，但能得出一个有益的启示：“密集”的写作，不一定就影响文章的质量。

我因此得出了一个结论：鲁迅之所以每年都写出偌大数量的杂感，与有固定的发表园地有关。

便生出一个幼稚的想法：为了促进文艺生产力，国家应该允许办同仁刊物。郑渊洁有钱，办了一个只发自己作品的《童话大王》，我什么时候有钱呢？什么时候也办一个自己的《语丝》杂志呢？

4月8日（星期六），阳光明媚

随领导到达贵州遵义，考察遵义县的新农村建设。在这方面，遵义有新举措，曰：“四有在农家”，即：富在农家，学在农家，乐在农家，美在农家。他们的出发点是明确的：避免片面地追求经济发展，而忽视了“人”的总体提升，要做到富裕与文明并重。对此，我是欣赏的，因为他们眼里有“人”，而不仅仅是为了政绩。

我们参观了一个村子的图书室。它的图书构成出乎我的意料，除了此类设施所惯有的科技、卫生、法律、生活类图书以外，人文方面的书也很多，林贤治主编的“流亡者”丛书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“大家小书”系列居然也摆在架上！翻看它的借书登记，居然不是摆设，而是真有人借阅。我的心情油然地好起来。

晚上，贵阳市委宣传部赏饭，认识了此地的儿童文学作家何伊经。边地遇见文士，颇感亲切，寥寥数语之后，就如经年老友，无所不谈。同桌的领导大为惊愕，以为是茅台酒闹的。既然如此，索性放饮。老何被我敬得有些招架不住，问我为何对他如此动情，我说：“因为贵州不仅有茅台，而且还有文化。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他问。

“因为贵州有老牌的《花溪》和名牌的《山花》。”

回到宾馆的房间，酒热之下，很想给《山花》的主编何锐先生打个电话，遍寻了身上的电话簿，竟没找到他的电话号码，只好悻悻作罢。

2006年4月

4月9日（星期日），阳光依然明媚

在返京的飞机上读维特根斯坦的随笔集《文化与价值》。他说：言词即行动。这句话，很令我震动，因为它直逼写作与言说的意义。

不禁让我想到博尔赫斯的一段话（大意）：对于写作者来说，他所经历的一切，包括错误的女人、错误的行为、错误的事件，甚至包括不幸、挫折、耻辱和失败都是生活对他的馈赠，都是他写作的材料，供他成就意义。同时，应该看到，一个人在高兴的时候，不会想到写东西，因为幸福以其自身为目的。

从两位“作家的作家”的论断中我得到启发：其实写作本身就是作家的幸福生活。写作的行为，使作家能够经受孤独、承受苦难，甚至坦然地面对遗忘。至于名利，应更不在话下。

言说着就存在着。

沉静的书写，类似于兵士的执矛、农人的荷锄，是力量的另一种形式。且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形式。

飞机突然颠簸起来，身边一片大呼小叫。我却微微一笑。我不怕从天上掉下去，因为大地上已有我几部质朴的文字在——即便肉体灰飞烟灭，灵魂却依旧在行动。即使自己的言词只有只言片语被人捡拾而去，那个人也就是完整地把我延续了。

4月10日（星期一），天气晴好，却阴冷

我最受不得北京的四月天。树木葱茏给人以温暖的假象，一

石板宅日思录

到室内，就暗冷。加衣而热，减衣而寒，像暧昧的情感。农书上说，在4月23日左右北京有最后一场“倒春寒”，便总给人一种不能释怀的感觉。其实这也怨不得自然的轨迹，怨就怨自己学的是农学专业，对节气过于敏感。

白天偶感风寒，身体疲软，晚上不到九点就蜷缩在被窝里。却没有睡意，随手拾得一卷特价书——学林出版社“印象书系”的《傅斯年印象》。这是众人的回忆辑录（作者包括罗家伦、蒋梦麟、胡适、朱家骅、屈万里、毛子水、周作人、钱穆，还有新近的谢泳等），篇幅大多短小，读起来省力，居然就读进去了。

众人皆称傅斯年是有风骨的人，因为他不满政府的腐败行为，以国民党参政会参政员的身份，先后对孔祥熙、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进行弹劾，有著名的“傅大炮”之称。在他炮轰孔祥熙的时候，蒋介石为了平息此事，曾请傅吃饭，并说：“孟真，你既然信任我，那么就应该信任我任命的人。”傅却说：“委员长我是信任的，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，就是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。”

这本是大家公认的胆魄与品格，是不争的；但在周作人那里却变了说法。他在《新潮的泡沫》中说道：“傅是个外强中干的人，个子很大，胆则甚小，又怕人家看出他懦弱卑劣的心事，表面上故意相反地显示得大胆，动不动就叫嚣，人家叫他傅大炮，这正中了他的诡计。”他还说：“有一回他做文章大骂宋子文，这本是狗咬狗的玩意儿……蒋介石一泡尿撒下去，他的炮就不响了……”

周作人的说法很让人不解，他是个重考据的人，整部《知堂书话》引文多于自述，且文字力求冲淡雅驯，很有“中正”

2006年4月

面目。这里却像个街头发标者，搞人身攻击，居然还用了“叫嚣”、“狗咬狗”之类的字眼。迷惑之下，看了他文章的写作时间，是发表在1950年6月14日的《亦报》上。不禁有所悟：这时的傅斯年已去了台湾，属于“敌”的分子，而他自己还在大陆，且因不慎的旧事正被审查着，所以，多少有些投机的成分。

有了这样的推断，心中有了一丝忧伤，因为对他的文字，我是迷恋的。

傅斯年早就写过一篇文章，题为《我对萧伯纳的看法》。他把萧伯纳看作一个“滑稽之雄”，以为萧氏并“不够大”，因为他自己实在无多创造成分，而善于剽窃别人的思想。而且他“在政治上，是看效能比人道更重的”。这真有命定的味道，因为周作人文章发表的时候，傅斯年已经去世了，不可能看到这样的评论，但是，他却早早地给对手“预备”着一钵瓮，让其陷入其中，让人觉得，聪明的知堂真的不够大。

怕这不意间的思绪忘却，赶紧爬出被窝裸背而记。家婆见状，讥讽道：“你真是没病找病。”

这是不用她说的，文人历来就是病人，文章历来就是“蚌病成珠”的。

4月15日（星期六），薄云，阳光暧昧

本来是想写几个字的，但一口烟抽呛了，喘出几口老痰，脑子就混浊了。只好搁笔。在电脑上玩一种叫“蛤蟆吐球”的游戏，总是过不了几关，便失了兴趣。久久枯坐，心情嗒然，觉得自己一无是处。

石板宅日思录

翻昨日的《北京娱乐信报》，知地坛正开着春季书市，未曾沉吟，便驱车而往。

车子行驶在高速路上，胎噪均匀而动听，好比深树中的风声。心情渐好，始觉得，文字生涯其实对人来说是一种深闷的耗损，一旦离开，就轻松了。所以，文人从本质上看，并不比常人活得好。生的快乐，被虚假的崇高遮蔽了。

我开始怀疑，一首小诗真的就比一束麦穗更有价值吗？

麦穗那种自然的状态，没有做作的痕迹，不背负生长之外的什么，它不担心被遗忘。因而子实饱满，自适自足。

小诗却期待着吟诵，它有煎熬。

海子的诗，苇岸的散文，多以麦子为对象。原以为他们是在建构一种了不得的“土地道德”，其实不是，他们只是为了疗伤。

他们只是比一般的文人先觉悟了一步而已。

到了地坛，书市之上居然也人山人海，真的有“市”的味道。我看到，许多人并不审查书的成色，只是看重市价，与商场里的“打折心态”，如出一辙。这更让我心绪难平——书，写书的人，可有什么好？多写与少写，写得出与写不出，又有多大的区别？那么，心灵不快乐，文字不能自然流淌，不如不写。

只是香烟的确应该少抽一些，文人并不胜于常人，身体也是（更是），唯一的本钱。

所购书籍有：

胡绳《童稚集》（人民社版）；

夏目漱石《梦十夜》（广西师大版）；

《张晓风自选集》（北京三联版）；

2006 年 4 月

汪曾祺《晚翠文谈续编》（北京三联版）；
夏志清《文学的前途》（北京三联版）；
吴方《追寻已远》（北京三联版）；
郁风《故人·故乡·故事》（北京三联版）；
范用编《文人饮食谈》（北京三联版）；
《巴尔扎克论文艺》（人文社版）；
闻一多《红烛》（中国戏剧版）；
《荷尔德林文集》（商务版）；
何锐，吕进《画梦与释梦》（贵州人民版）。

4 月 16 日（星期日），晴好

受宁肯《想象的悬崖》一文中的一句话（即：阅读就是写作者的故乡，一个没有故乡的人是走不远的人）的启发写作《阅读行远》。笔底颇畅，全文 3000 字，经网上发给舒晋瑜。颇自得，一并有短信发出，告知愉悦心情。她回复到：老兄文字果然好，待择机发表。

乘兴到华冠超市，买小肚一只，牛腱半斤，糖蒜 500 克，犒劳自己。

在厨间吟小曲，拌凉芹。家婆见状，唇角下撇道：“你们文人可有什么好，就会狗舔鸡巴尖——自美！”她出身于农家，善用俚语，且能一语中的，不容辩驳。

开一瓶红酒，自啖自饮，醉意渐浓，竟潸然泪下。明日就四十三岁生日了，除了几部平庸的作品，的确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为，且家居狭仄，存款也少，官阶也低，家婆不欣赏也是难怪

石板宅日思录

的。但是她应该陪我喝两盅，毕竟我也是中年人了，是需要体恤的。然而她居然不察，不禁黯然神伤。

酒醉神伤中到街上做足底，脚泡在药汤之中，肉身通泰，心神渐渐平复，觉人不过尔耳。

4月17日（星期一），依旧晴好

身边同事心细，晚间备饭与蛋糕，赐我生日气氛。好心情之下，也觉家婆妩媚，与其滔滔不绝。正忘形间，接小儿班主任电话，言小儿在高考临近的情形下，在晚自习上居然不温功课，反而看健美杂志并寄情于作画，劝说无效，只好尊请。顿觉事态严重，在电话里对他训斥。那边哒地就把手机挂了，再打竟不接。尔后发过短信，称只收短信不接电话。

便用短信对谈。最终结果，不仅不能说服，反被他的气势覆盖了，气血攻心。

懊丧之下，便整理他的短信，竟连缀成一篇长文。录于下，以备忘——

我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，我要是考不上怎么办？（只收短信，不接电话）。(18:41)

我考虑好了，您可千万别生气啊！我去江苏那个动画游戏制作学校。这个学校挺有名的，教动画游戏设计，面对初中、高中、大专和本科学生招生。我主要考虑的是想学一门自己感兴趣的技艺。(19:10)

您一定会问我，为何这样想？是我看到我的三位朋友上